

伙伴
◎顾华

听那飘飘洒洒的雨

◎顾云峰

每一个成熟稳重的当下,都有一个懵懂无知的往昔;每一个平和恬静的此刻,都有一个焦灼忧虑的曾经。

下雨了,我来到阳台推开窗户,聆听雨水敲击着窗外的阳光雨棚,那声音清脆悦耳。此刻的雨水在风的吹拂下洒向橡树枝,叶上发出淅沥声响。那橡树仿若敞开了怀抱,舒展着肢体任由雨珠洗刷,洗刷后的橡树叶翠绿欲滴,在微风中摇曳。

雨,犹如大自然的诗篇,让我们在喧嚣的世界中寻得一片宁静港湾,于忙碌生活中停下匆匆脚步,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。它可以是温柔呢喃,似情人低语;也可以是激昂乐章,如勇士战歌;它可以是忧伤叹息,像诗人惆怅;也可以是欢快舞蹈,如精灵嬉戏。

雨,在不同季节有着不同韵味,而我们在不同的年岁、不同的环境、不同的境遇下听雨,感受也是大相径庭。

春雨如丝,宛如灵动画笔,悄然间为大地染上一抹新绿。夏雨如盆,肆意的雨水冲刷着燥热,为大地带来片刻清凉,氤氲万物。秋雨如墨,漫漶在天地间,书写着无尽的思念与怀旧。冬雨冷峻,似一位严肃的长者,带着一种深沉的力量,在寂静中等待新的轮回。

从古至今,许多文人墨客也在雨中寄托了自己的万千情愫。

南宋蒋捷的《虞美人·听雨》,三种不同阶段的听雨况味,将一生的流离辗转融入雨声,竟是这般曲折萦回,那种时不再来、人生无常的无奈让人慨叹不已。

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是苏东坡醉归遇雨时的抒怀之作,他一生坎坷,三次被

贬,一次更比一次远。但他坦然笑对道路上以及人生途中的风雨,无畏挫折,豁达洒脱。正如林语堂所说:“苏轼已死,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,但是他留给我们的,是他那心灵的喜悦,是他那思想的快乐,这才是万古不朽的。”

余光中《听听那冷雨》中的雨水,流淌出的是孤独、寂寞、深切的思乡离愁。

周作人的《苦雨》是向友人倾诉日常生活中的“苦”境,体味到的是如苦茶一般浓厚的人生涩味,并在自身的调侃中渗出丝丝甘甜。

雨中,我于屋檐下临窗静立,思绪飘飞。回首往昔岁月,感慨人生匆匆!在这雨中,望着眼前淅淅沥沥的雨幕,不禁忆起鲜衣怒马的少年时光,那段简单快乐、不知愁为何物的日子;忆起工作四十载的峥嵘岁月,从青春的迷茫,到中年的磨炼与性格的执拗;从成功的欢愉到人生的诸多憾事,皆在风雨的洗礼中悄然消逝。这一幕幕场景又何尝不是“桃李春风一杯酒,江湖夜雨十年灯”。

在这追忆与思索中,我仿佛嗅到了飘逸的酒醇香气,听到了往日酒席上觥筹交错时,玻璃杯的碰撞声,看到了被我灌酒后倒下的朋友之窘态。雨声溅起记忆中的喧闹画面,内心不禁泛起丝丝不安与愧疚,如微风吹过平静的湖面。

拂去记忆的尘埃,怀旧与憧憬交织于这雨中,如梦幻的轻纱。我们这代人未曾经历蒋捷那般的漂泊人生,未曾历经苏轼一生的跌宕起伏,也没有余光中那孤独的思乡之苦,除却偶有周作人笔下的些许苦雨,更多的是职业生涯中的风雨遗憾与生命感悟。

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

的雨声,然而听雨实则是聆听灵魂的低语、感受真情的宣泄、倾听年华的潺潺流淌。雨声所叩击的,除却岁月的回音外,还有昔日难再的痛惜与欲言又止的惆怅。恰似“自在飞花轻似梦,无边丝雨细如愁”。似乎唯有在这瓦屋清脆的雨声中,心灵方能得以休憩,生命方能得以延续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过:“人安静地生活,哪怕是静静地听着风声,亦能感受到诗意的生活。”听雨,又何尝不是一种诗意的享受呢?

临窗听雨,最容易进入冥想状态,感受到自己的呼吸声,进而感受到自己的存在,久而久之也就会悟得禅意。每一次听雨,都是一次与自然的亲近与自我的对话,一次对生命的敬畏与感悟。听一次雨,是心灵的洗礼;听两次雨,是人生的觉醒;那听更多的雨呢?想必应是生命与灵魂的升华了吧。在这悠长的雨声中如果懂得收和放、舍和得,感怀生老病死,惆怅人生愁苦,得意时不张狂,失落时不坠志,即使做不到“直指人心,见性成佛”,但一定能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宁静与力量了。

无须听一夜的雨,也不必一任阶前的雨滴到天明。趁这两鬓微霜之际,告别过往,重新启程,如苏轼那般“回首向来萧瑟处,归去,也无风雨也无晴”,便是最佳的听雨之态。雨停之后,自有清风明月;千帆过尽,自会心神安宁。

听飘飘洒洒的雨,感悟禅意人生,春雨的放下,夏雨的释放,秋雨的思考,冬雨的沉淀,皆为人生不同阶段的生命意义。

雨,是大自然的馈赠,更是我们心灵的洗礼。窗外的雨仍然淅淅沥沥地下着,我静静地听着雨……

老龚其人

◎孙同林

老龚名叫龚一发,是一位共和国同龄人,1968年报名应征入伍,因为手上有冻疮疤痕,没能通过体检,第二年再次报名,仍是这个原因没去成。1970年,国家提前征召海军,海军是特种兵,龚一发却体检通过了,正当他高兴时,接到通知,他的政审因为姐姐嫁了个富农的儿子,没有通过。后来,老龚当了一名普通兵,是个水兵,他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军人之旅。

因为是农村兵,老龚在部队很能吃苦,且积极上进,第二年就入了党。老龚在部队待了5年多时间,于1976年3月份退伍。同年6月,如东县轧钢厂组建一支船队,因为老龚在部队是水兵,便成为一名船队工人。直到1999年轧钢厂破产,老龚回到阔别30多年的家。

回家后的第二年,生产队正好缺一个管水员,老龚接了手。老龚妻子给我讲了老龚管水的故事。

小队管水员是个出力不讨好的角色,管好是应该的,某一次没放好,就要遭到众人责怪。这片灌区只有30多亩地,一年忙到头,也就干把块钱的收入。一亩地73元,上门收水费时,干脆点的甩给你70元,给个整数吧,倒好像你欠他的。如果再要,他送给你一个“闭眼”,骂你一声:“就这3块,你也好意思要!”所以,没人愿意干。村主任找到老龚。老龚的老伴不支持老龚当这个管水员。村主任不说话,只是坐在他家吸烟,村主任的烟瘾大,一支接一支地吸,眼看吸了老龚半包烟,看来不答应是不会走的。村主任说,我们知道管水员不好当,但这可是一件关系到大家的事,说大了关系到社会稳定,我们先后物色了好几个人,最后一致认为还是你老龚合适。老龚说:既然领导信任我,就是需要我。你们又把把这个党员扛在前头,让我没法子说不干。只是我有言在先,我这人脾气不好,脾气上来要骂人,怕人们不能接受。村主任忙说,你既然知道自己的缺点,就控制着点呗。于是,老龚就成了管水员,负责近40亩水稻地的灌溉服务。

老话说“一粒米七斤四两水”,可想水对于水稻的重要。为了管好水,有心的老龚专门跑去找老管水人员拜师,又在日常管水实践中不断总结、改进,掌握了不少管水技术。

秧苗刚栽下去那几天的水最难管,水大水小都不行,水大了,风儿稍大些,水浪弄得秧苗在水里摇来晃去,刚插下的秧苗被摇得漂浮起来,漂浮得满田都是。水小了,黄黄的秧苗就歪歪地趴在泥上,连秧根都裸

露了出来,太阳一晒就蔫了。为了保证水的大小适度,那些天把灌溉时间提前了,以前是天亮后才开车,这几天凌晨两三点钟就开始,保证太阳上来时,秧苗就已经泡在浅水层里。

盛夏时节,老龚整天泡在稻田里,他头戴草帽,肩扛铁锹,走在田埂上,这段渠道看看,那段水沟瞧瞧,顺带做些零碎事:发现渠道上有漏洞,便卷了裤脚下水堵上;发现哪段码头低了漫水,便用铁锹挖些土垫上;渠道里有了新长出的杂草,就用铁锹随手铲去……

这时的老龚也成了大伙的农事参谋。这个问,老龚,你看我家这秧苗该下肥了吧? 嗯,发棵肥一定要下足。那个问,老龚,你看我家的水稻发黄,是不是生了什么病,该用什么药? 老龚蹲下来,拔根秧苗看看,不是虫,补施点追肥吧……其实老龚自己也有许多家务事要做,他家种了一亩多地,别人栽秧,他也要栽秧,别人种玉米黄豆,他也要种玉米黄豆,家里还有羊有鸡,但他必须先管灌溉上的事。为了不影响灌溉,他常常把自家的事安排在晚上,好在他有个也是党员的好媳妇,什么事都由着他,家里的事都自己扛下来。

邻里们素知老龚爱听好话,就常拣好听的说。徐嫂想出趟门,嘴上叫得那个甜:“龚叔,今天我上趟街,请你帮我照应一下水口子。”从嫂在一边听了,开玩笑说:“你放心走你的吧,家有老公(方言老公与老龚谐音)在,还担心什么?”徐嫂啐她一口,扭着腰走了,回来时,稻田里的水放得好好的,从此,徐嫂家稻田放水的事就放手交给了老龚。一家看一家,结果,大伙秧田里的水全变成老龚一个人放了。老龚妻子说:“当初不是说好了,各人的地自己开口收口,你怎么全包下来了,你这不是自讨苦吃?”老龚听了笑笑,对媳妇说:“其实,一家一户放,你争我夺的,还不如由我一个人管好,这样,可以控制水位,心里更清静。”

这水老龚一管就是十几年,直到土地大面积流转另作他用以后,他才离开管水员岗位。

老龚管水的故事跟他的人生一样简单,体现的却是一份信守承诺和勇于担当,只要答应下来的事,就自觉去做,永不言悔。老龚用信仰和汗水镌刻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和热爱,为人民服务无怨无悔。

共和国同龄人
主题征文
邮箱:wyhappy781@163.com
电话:13862740669